

a. What is the question (of the paper)?

在過去有關最適稅收政策的文獻中，總是使用可被觀察到的教育支出放入模型中來做推導，因此作者的問題是把不可觀察到的教育支出納入考慮，會不會改變原先最適化稅收政策中的資本稅收或是勞動稅收。

b.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因為過去的文獻都只將可觀察到的教育支出納入考慮。然而，有些的教育支出是很難被觀察到的(該筆支出無法被辨認出是教育支出)。有很大一部份的商品以及服務同時有一般消費品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的特性，例如:軟體、電腦、書、雜誌、收音機、電視等等。甚至是一些商品如食物、衣服等等，不僅是一般消費品，也是維持人力資本的一種商品。因此，區分出該支出是一般商品的或是教育支出是非常困難的，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同時含有這兩種特性。所以不應該只考慮可以觀察到的教育支出。

c. What is your (or the author's) answer?

在較早的生命週期中，此最適稅收政策顯示應該要課徵的資本稅且同時補貼勞動的收入(而不是對勞動收入課稅)，這會減少來自不可觀察到的消費(因不可識別教育支出而產生)的扭曲。這政策會形成一種機制來矯正信息誘導的學習的扭曲，有別於 **Bovenberg and Jacobs(2005)**跟 **Stantcheva(2017)**模型所推導的最適稅收政策(以教育補貼來減少稅收誘導的學習的扭曲)，將原先的教育補貼換成了勞工收入的補貼。

d. How did you (or the author) get there?

在作者的模型假設中，每個個體是異質的，且持續投入人力資本。每個個體出生時，被賦予相同的技能水準，但之後每人因為外在環境所獲得的技能水準不相同。而在每個期間，每個個體除了工作之外，還得選擇消費、教育支出、以及儲蓄的量。在這個架構內，每個人的人力資本、不可辨識的教育費用、消費、和工作的努力都是私人資訊。而在資訊不對稱下，政府要用 **second-best program** 來解出最適的稅收政策。